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出版

商人与奉系軍閥

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印行

陳良材

Handwritten signature

商人與奉系軍閥目次

(一) 導言

(二) 奉系軍閥剝削商人的一斑

(甲) 奉票剝削下之東三省的商人

(乙) 軍用票剝削下之京津商人

(三) 奉系軍閥把持鐵路下之一般商人的痛苦

(四) 奉系軍閥不打倒商人絕無獨立之望

商人與奉系軍閥

(一) 導言

「軍閥禍國」這個觀念，近幾年來，已經深深的印入一般民衆的腦海裏面了。不過，軍閥怎樣的禍國？軍閥與各階級民衆的利害是怎樣的衝突？這兩個問題，我們必須解釋一番。我們要想喚起民衆，去共同的打倒軍閥，必先使各階級民衆明了軍閥對於他們自身的利害，然後才可以希望他們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。中國最近的三大軍閥，已經被我們打倒了兩個，——吳逆佩孚孫逆傳芳，——現在所剩下的只有一個奉系軍閥了。（魯張直褚是由奉系蛻化而生的所以概用奉系軍閥括之）這個奉系軍閥，誰也知道是禍國的罪魁，他——奉系軍閥的首領，更是人人都知道的張逆作霖，這個張逆和他屬下的小囉嘍，如張宗昌褚玉璞之流，那一個不是土匪出身？他們在東三省和奉營一帶的罪惡，已是數不勝數！現在却又因利乘便的大舉南下了。所以他們從前所加於北方人民的壓迫，剝削，蹂躪和摧殘，現在已更加於南方人民衆了。他們在將要南下還未南下之前，別的問題，也不討論，第一着就是討論

怎樣去大借外債，和如何去發行軍用票一類的問題。我們國民革命軍，受了先總理的遺囑，負着救國救民的重任；除奸自必務盡！在此光天化日之下，當然不能容此魑魅魍魎之醜類，任意作惡！可是我們國民革命軍，只能做各階級民衆的先鋒，至於我們的後盾，還是要靠各階級民衆的。若是各階級民衆，再不快快聯合起來參加革命，我們不能打倒這個獨腳軍閥，還是疑問。反之，若是各階級民衆馬上聯合起來，集中到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，向他衝鋒，便可以很快的把他打倒；中國民族也便可以很快的得着真正的自由平等。現在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因為感覺生活的痛苦；學生因為不滿意於現代政治的情形，都很踴躍並忠實的參加革命了。只有大多數的商人們，比較的偷安，因為他們的生活，既是比較的優裕，國家的政治，又不太明了，其實商人們所受軍閥的壓壓迫和剝削，如苛徵暴斂，勒捐攤餉，比任何階級還要厲害得多。所以商人們既經喚起之後，一定可以加入我們革命戰線的。

(二) 牽系軍閥剝削商人的一班

民國十五年來的歷史，是大小軍閥的互鬥史，也是各階級民衆的困苦犧牲史。

一次的直皖戰爭，兩次的直奉戰爭，兩次的江浙戰爭，和去年的直奉聯軍與國民軍的戰爭，別的損失，更不必說，單就金錢而言，已是不可數計了。試問每次戰爭，所耗費的金錢，來自何處？是不是老百姓身上的血汗，這許多血汗，是不是以商人們的「最多」奉系軍閥，自張作霖以至於張宗昌、褚玉璞以及其他的一切小嘍囉等，誰也知道是綠林界鼎鼎大名的人物！一旦竊取高位，自必儘量搜括，加以一味的憑藉武力擴充自己的地盤，人民怎能不日漸其窮！所謂苛徵暴斂，勒捐攤餉；那一件不是榨取商人們的膏血？商人們原來是以謀利爲目的，物價既高，除日用必不可少東西，不受若何重大的影響外，其餘各種貨物，消費者自然不願或不能出很高的代價，去買那可有可無的東西，而且物價高至一定的程度，就是必需品，也必有一大部分人無力購買。結果：不獨商業衰落，而以物價過貴，土匪亦必日漸增多；商人們豈惟無利可圖；並亦不能安居樂業，更何能保其血本？至於勒捐攤餉，例如什麼開拔費啦；什麼討赤捐啦；更是以商人爲唯一的負擔者。此外如奉票和軍用票，流毒於民間的也是很大，請於下節分別述之。

(甲) 奉票剝削下之東三省的商人

貨幣是用以衡量商品價格的東西，貨幣本身的價格，總要使牠穩定才好。所以貨幣之於物價，猶尺寸之於長短，譬如：同是一物，今日量之等於一尺，明日量之則大於一尺或小於一尺，這是何等不便！紙幣和其他一切的流通券，也是貨幣的一種，假如發行不濫，換言之，按商業的需要而發行，再加以相當的準備，（普通爲發行額的四分之一）比金屬幣還要便利得多。張逆作霖在郭松齡倒戈之後，只顧補充實力，一時軍用無出，於是大發其形同廢紙的奉票，藉以吸收民間的現洋，向外國購買殺人的武器。結果，越買越窮，越窮越發，市面上驟然增加了許多奉票，物價自必飛漲。物價漲，就是幣價（奉票）跌，跌至人民無法維持的時候，張逆作霖還不自知悔禍，反把奉天的錢商鎗斃了好幾個，向一般民衆做那土匪式的示威。可憐東三省的商人們，因爲歸於他的歸威，自然不敢和他反抗，只好把自己用白滑滑的大洋販來的商品，讓他們……奉系軍閥下的文武官員……用那廢紙般的奉票一天一天的奪去了過去。因爲這個原故，東三省的人民，就是有現洋的，也便癱起來了。市面

上的現洋越少，奉票也就越發的充斥；所以現在要想在東三省的市面上，看見一塊大洋，很不容易！又因為這個道理：東三省的人民，大體的說來，除不動產和一切享用品外，所剩的就是奉票，所以他們每逢奉軍有次軍事行動，對於奉票也就起一次恐慌。

(乙)軍用票剝削下之京津商人

張逆宗昌褚逆玉璞，自國民軍退出京津之後，便和餓虎下山似的，大行搜括；以爲增加苛稅，雖可吸取人民無量的膏血，終不如發行軍用票來的快而且多。所以一到京津之後，竟釀成空前未有的大罷市！可是這般土匪，心同豺狼，人民痛苦，向不過問；非但不知警惕，反而橫加武力，強令開市，稍不如意，即行鎗斃；京津商人，因此而死的，不下數十人！其餘的一切商人，見他們——張褚等橫暴如此！自然不敢違抗，祇有將店門打開，聽他們明搶暗奪；所幸一般商人，都有先見之明，一切高貴物品，早已遷往東交民巷的大樓裏面去保險了。所以那時北京許多用現洋的人們，都有拿着錢買不着東西的苦楚。最近有一個從北京來的人對他的朋友談

起國民軍退至南口後的北京商情，其中有一段說道：「我有一次星期日下午因為天氣轉熱，乘車到前門外瑞蚨祥綢緞洋貨莊，（北京最大的商店）去買衣料；看了許久沒有見着一匹時髦的綢緞和布疋，當時就很奇怪問道：「像你們偌大的商店，何以盡是這般不時髦的東西？」店夥聽他帶着南方口音，便無忌憚的隨聲答道：「唉！現在生意真正難做！我們在奉魯軍隊入京以前，已經知道他們必定要拿軍用票來和我們為難，并且知道罷市是暫時的，終久必定要被迫開市的。我們所有一切容易銷售的（時髦的）綢緞布疋，早已運往別處去了，如今開市不過幾天，雖則是些不時髦的東西，也已經收下了二十萬元的軍用票了！長此下去，我們的貨物，日見漸受下來的軍用票既不能兌現，又不能拿去辦貨，結局，終不免於關門。」

由這一段的談話看來，北京的商人們多麼可憐，他們用自己積年辛苦得來的金錢開設店舖，從職務方面講：立於生產者（其實商人也是生產者）和消費者之間，而以生產者的產物供應消費者之需求的；從目的方面講：就是謀利。可是自從這般土匪式的軍隊進了北京以後，商人們不獨無利可圖，營業自由，也被剝奪盡淨！同

時一般消費者急需某種物品，因為無處購買，也是感受許多痛苦！至於其他各人，凡是與北京經濟社會有關係的，直接間接都莫不受很大的影響！因此之故，京中繁華之區，自國民軍退至南口以後，都變成了恐怖世界。

(三) 奉系軍閥把持鐵路下之一般商人的痛苦

國家建築鐵路，事實上雖然常有益餘，然目的原為便利商旅增進公共利益的，本不容有絲毫謀利的意義，（其他交通機關，也是如此。）所以有許多財政學者，常以交通機關的徵收，叫做「商務行爲稅」，對於要求「行爲」的「人」或「物」實言之，譬如鐵路：對於要求運送的旅客或貨物所徵取的代價，只以彌補因「行爲」所生之各種費用為滿足。若是濫行徵收，一國的國民經濟，必受無限的打擊！中國和東西各國比較起來，本是經濟最落後的國家；即使運輸免費，而以關稅不能自主的關係，也不能和工商業先進的國家相競爭，而況交通機關，尤其是鐵路！又是被一般如狼似虎的軍閥們把持在掌握之中呢？別的大小軍閥，都成過去，現在站在各階級民衆面前——尤其是站在商人們面前為非作惡的，只有一個奉系軍閥。奉系軍

閱是最無理性而又最兇暴的一個軍閥，每逢一次內爭，不僅是扣留車輛，阻滯商運；並且是任意增高車價，加重商品的運費。可憐的商人們，因為軍閥戰爭的關係，一方面吃着銀根緊急的虧；他方面又吃了生意衰落的苦！已至無法支持之境，加之已經採辦的貨物，無車裝運，或已裝運，而因軍閥扣車的關係，被阻於中途；此中貨物的損壞，和利息的虧失，更是難以數計！至於增加車價，越發可以致商人的死命！因為：商人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謀利，謀利的方法，只有推廣銷路，而推廣銷路的方法，除極少數特殊的東西外，（如棺材等）又只有降低物價，但是降低物價，必先減輕成本，然後才有利可圖。運費是構成成本的一個條件，可是因為火車加價的緣故，運費自然增高，運費高，就是成本大；成本大，賣價自然貴；賣價貴，銷路自然減；銷路既是減少，商人們還有什麼利益可圖！無如這般形同盜賊的奉系軍閥，只顧着自私自利，民間疾苦，向不聞問，和他們談起這些大道理來，無異是對牛彈琴！所以他們一到國民軍退至南口以後，也不問商人們苦到什麼田地，馬上就將他們勢力範圍以內的京浦路的貨車客車一律加價十分之一。至於津浦路呢？自從

第二次江浙戰爭，孫逆傳勞估據江蘇之後，一直到去年七月間直接開車的前一日為止，早爲孫逆和奉系軍閥的張逆宗昌截成兩段，除少數車輛分段運載旅客外，大部車輛，都被雙方扣留，充作軍用，事實上貨車久已停駛。到了將開車而未開車的期間，孫張二逆除協商通車的條件外，所討論的，就是火車加價的問題。從前的三等客車，由天津到浦口，車價爲十二元七角五分，到了他們協商以後，一步就漲到將近十七元，前後相比，差不多是增加了三分之一，至於貨車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今假定貨車也是加價三分之一，再假定有某種貨物一千件，從前由浦口運到天津，須付運費三百元（每件的運費爲三角）若是進貨的價錢，每件爲一元，則每件貨物的成本爲一元三角，到了加價以後，同樣而同件數的貨物，非四百元不可運送，假如進貨的價錢仍舊，每件的成本就已加了一角，（一元四角）那末，從前的賣價和現在的賣價比較起來，至少每件要貴一角，才可以保持原狀，可是買貨人見着同樣的貨物，價或忽然漲了一角，心理上必定不大願意，結果，只有不用，或者減少他的消費量，一人如此，大多數人皆如此，商業自必衰落。中國近年來的商業，所以瀕於

破產根本的原因，就是在此。

(四) 奉系軍閥不倒商人們絕無獨立之望

打倒軍閥，打倒帝國主義，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，已經是人所公認了的。現在三大軍閥，已經剷除了兩個，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，也已逐漸搖動；然欲驅除他……帝國主義於國界之外，必先打倒這殘餘的奉系軍閥而後……！所以奉系軍閥，在吳孫二逆已倒今日，是我們唯一的仇寇；也是全國民衆唯一的公敵；我們要履行我們的職志，一定要用全力去打倒他；各階級民衆要想得着自身的自由平等，更非快快聯合起來幫助我們共同的打倒他不可！可是現時一般商人，仍未看清軍閥和帝國主義與他們自身利害的衝突點；還是存着苟安的心理；以爲沒有內亂，便可以安居樂業；殊不知軍閥不倒，中國便永久不能太平；商人要想安穩的做生意，無異是癡人說夢話！至於打倒帝國主義，更是緣木而求魚！民國十五年來，連年戰爭，鬧得不得樂乎！正是軍閥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結果；軍閥賴帝國主義以生存，帝國主義賴軍閥以扶植各自在華的政治上的優越勢力。所以商人們若是不贊助我們的國民革

命，只是希望太平，便等於希望埋葬自己的坟墓更加挖深，希望屠殺自己的刀子更加磨快！

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忍眼看着全國民族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零撕碎剮，不得已而出之於戰，所以國民革命軍的戰爭，是求真正和平的手段，與軍閥的窮兵黷武不同的，換言之，是以打倒軍閥，打倒帝國主義爲目的；革命軍是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目的，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，若是再將奉系軍閥打倒，然後再進一步的去宣告帝國主義的死刑，非常容易！到了帝國主義打倒之後，商人們才可放手去做生意。反之，若是不將奉系軍閥先行打倒，帝國主義便不能驅逐於中國之外，中國商人也便永無獨立之望。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上立論，打倒奉系軍閥，更是刻不容緩！

現在中國有許多商人，對於軍閥，雖然有了相當的認識，可是對於帝國主義，仍是漠不相關，其實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，是各階級民衆所同受的，非商人所獨獨受，而且商人所受的亦不平等條約拘束，比任何階級，更加厲害

一經濟上的束縛，如金融操縱等，政治上的束縛，如協定關稅等，皆足以使中國商人永無獨立之望的。試看：中國各處的大小商店，所售的貨物，有幾樣不是由外國運來的，中國的商人，雖然開了商店，擁了店主之名，其實所謂商店，不過是外國大商店的經理處；所謂店主，不過是外國大商武的僱員（店夥）；所獲的利益，也不過是外國商人所剩的一小部分。中國的商人，要想獲大利；賺大錢；只有大家聯合起來，隨從我們國民革命軍，向着帝國主義衝鋒；努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。因為：不平等條約既經廢除，便可以用國定關稅，一方面保護我們的新興工業，使他——新興工業，日並發展；他方面可以提高關稅，抵制外貨入口。如是：中國的工業，才可以日漸發達，中國的商人們，不惟不像現在一樣的仰賴外商，並且可以將中國的產品，販售與外國，去賺外國的錢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中國的商人們，比較現在的情形，是不是要好得多呢！！

中國的商人們！你們快快的覺悟吧！你們要想和外國商人一樣的發財，只有快點起來幫同我們國民革命軍，一致的去打倒現在獨腳的奉系軍閥。因為奉系軍閥打

倒之後，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，必定同時崩潰，帝國主義崩潰之後，中國的商人們才可以和外國的商人們一樣的發財。換言之，若是不把奉系軍閥打倒，中國的商人們永久不會有獨立之望，永久不能和外人競爭；久而久之，中國的金錢，漸漸的流到外國，必定有雖爲僱員而不可得的一天！中國的商人們！你們切不可再想偷安了！奉系軍閥的首領，張逆作霖，已經攫取了北方政權；張逆宗昌又已佔據了江蘇。像他們這樣大的野心簡直是不陷中國四萬萬同胞于火坑不止呀！你們還可以抱着向來苟安的態度，而不積極的援助爲全民族利益而奮鬥的國民革命軍嗎？

(五) 國民政府治下之商人

由上面所述的看來：中國的商人們。不獨受軍閥的剝削蹂躪和摧殘。並且受帝國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壓迫。那末。商人要想脫離了兩重壓迫。只有在國民革命成功之後，實言之，只有贊助國民革命軍共同一致的打倒帝國主義；打倒軍閥；來受國民政府的保護。因爲國民政府。是人民的政府，與軍閥官僚和買辦階級合夥的偽政府大不相同，鞏固國民政府的基礎是建築在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上的。別的姑且不說

，單就保障商人的政策而言。例如收回關稅自主。和廢除釐金兩項。都是當今急務，中國國民黨。早已就把收回關稅權和廢除釐金的迫切和必要，宣告國人，只以革命的力量太小，人民都以「明日黃花」視之。現在革命的勢力，已由珠江流域。伸張到長江流域來了。且不久又要膨脹到北京了。所以從前視以為「明日黃花」的收回關稅自主。廢除釐金。和其他一切的主張，在最短的時間之內，都要一件一件的實行起來了。協定關稅的害處，和關稅自主的好處，關於商人方面，在第三節中已經說過。今且把國民政府廢除釐金的主張。略為敘述。也可見保障商人的一斑了。

外國貨物輸入中國，完納百分之五的關稅，和二五的子口半稅。即可運往各地。而中國貨物運輸各地，每逢關卡，却須納稅，所以同一貨物，常被徵收釐金至十餘次之多。商人們將所繳納之釐費計入貨價之內。因而貨價昂貴。人民的購買力自然減少，商業之週轉自然遲緩，而本國的實業。因而無從發達。反之外國的貨物所納的釐金極少，成本輕。因而物價較低，人民的購買力自然增大，兩者相爭，所以土貨日漸淘汰，洋貨日漸充斥，中國境內幾無處而非外國的場了市像這樣自殺的

釐金制度，若不從速廢除，不特商人們將來沒有生意可做，國家前途，更是不堪設想。中國國民黨所以力倡廢除釐金的，就是爲着免除商人的痛苦。

可是國內反動軍閥，因爲國民黨，是爲人民謀利益的唯一的政黨，和他們——軍閥們是處于極端相反的地位的，所以亂造謠言，說什麼共產共妻，來挑撥民衆和國民黨的感情，以期苟延他們自己的政治生命，其實他們的這種詭計，早爲人民揭穿了。因爲全國的民衆，大概都知道國民黨的黨員知識階級的人們要佔大部分，共產主義在產業比較中國發達的蘇俄尙且不能實行，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，自無盲從之理。況且中國除軍閥官僚以外，沒有他的資本家，商人們也是和工人一樣的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。至於共妻，更是不值一笑！軍閥官僚和帝國主義者覓着他們各自的壽命，隨着我們革命勢力的膨脹，日形短促，所以他們嚇得發抖，急的沒有法子，只有亂造謠言。現在我們已經佔據了長江上下游了，我們不是共產共妻？南方的民衆，當然可以知道。不過北方的民衆和我們還未發生直接的關係，難免不被奸人所騙。可是北方的國民軍在去年的前一二二年，因爲他們比較和民衆接近些。